

一九三〇年

貢獻

第二卷

第十九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第一卷
第二期

新華

貢獻旬刊 第二卷第一期目錄

春(封面圖案)

春之花(題頭裝飾)

一九二七年的李四

紙的藝術

伊本納茲

島

晚霞的日記

布拉提阿諾死後羅馬尼亞政治之出路

羊城風景片題記

文藝通訊社

小品

「貢獻」與「新評論」

苦悶枯燥的西安

尋着了我們的證婚人

捷克卡貝克兄弟著

汪倜然譯

一青

彭自相

鍾敬文

林風眠等

江紹原

章乃器

劉更生

張天一

方勻女士

春苔

徐蔚南

方乘

沈餘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 ^{八冊} 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 ^{十六冊} 大洋三元

(本國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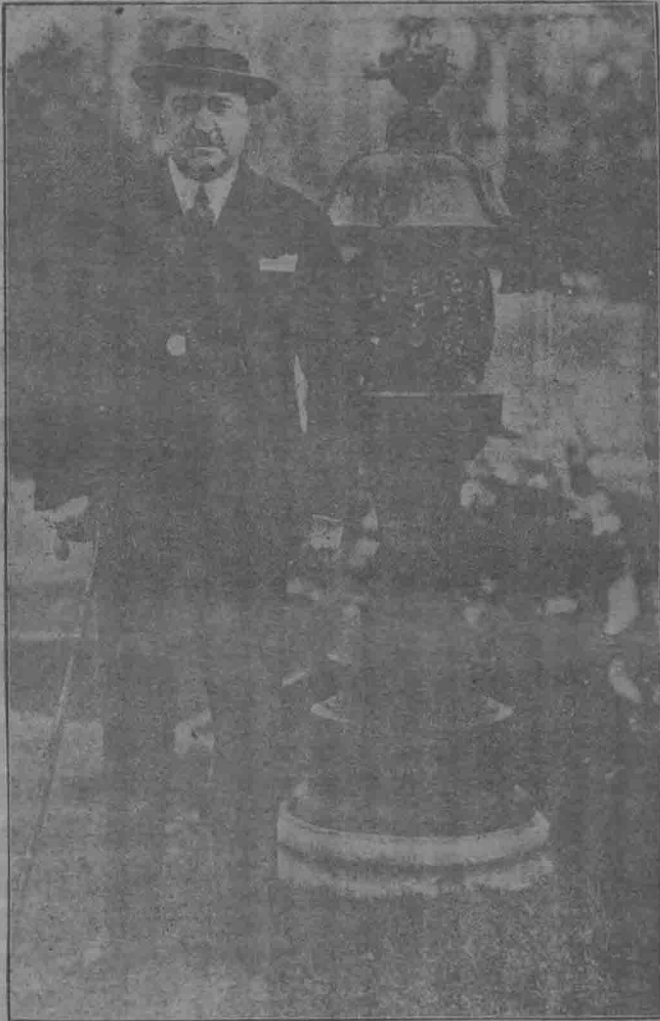
(代派章程函索即寄)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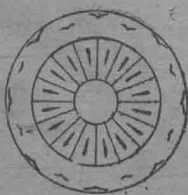
——十七年三月五日出版——

最近去世之西班牙作家伊本納茲



(此像爲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來上海時所攝，見本期第二十一頁。)

Vicente Blasco Ibañez



一九二七年的李四

徐蔚南

一九二七年真是我們長江流域人民悲喜交集的一年。

這一年中，革命軍的勝利，軍閥的敗潰，共產黨的擾亂，商業的停頓，工廠的倒閉，田禾的豐收，有多少件事使人民歡喜到發狂了，有多少件事使大家痛哭流涕了。不僅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是如此，就是那種做革命官的何嘗不如此呢。此地關於革命官三個字似乎應該略加一點說明。原來自從革命的軍事勢力膨脹到長江流域之後，內地的一般老百姓，對於國民黨黨部的職員都稱為革命官的，以別於如縣知事那樣的行政官吏。他們只知道革命黨，不知道國民黨。他們把黨部當作革命黨添設的新官廳。但是黨部職員不是政府所任命的行政長官，便在官字上面加了『革命』兩個字做區別詞。在他們，擬出這個新名詞來，當然認為很有道理，不可非難的。

江浙兩省，因為當革命軍事勢力沒有從廣東發展出來之前，早已遍植黨部的緣故，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季，革命軍來了，自然所謂革命官也者遍地皆是了。卻說江浙交界

之處，有個S鎮，是屬於浙江C縣的，縱橫的市街都不過三里，但是市上商業卻很興盛，尤以絲織品為大宗，并且因為接近東方的大商埠上海的緣故，那個鎮上也享受着一點近代的物質文明，譬如電燈，電話，汽油船之類。當一九二七年二月革命軍已達到S鎮上了，同時那革命官在鎮上也出現了。革命官們在鎮東的一座破廟裏設立了一個革命的新衙門——黨部。他們都很忙碌，一面要接連地招待革命軍的食宿，代購稻草和白米，一面又要貼標語，分傳單，開市民大會。他們雖很勞碌，但是他們不特毫無怨恨，反而很快活。

S鎮上國民黨員雖有二十多人，但是最忙碌，卻只有三四個人。一天，他們覺得事情應該大家分做做的，於是開了一次會分派職務，議定暫時設立四科：一，總務科，這是招待革命軍隊以及和當時他們眼光中視為土豪劣紳之輩接洽辦事的；二，宣傳科，這是貼標語分傳單遊街演講的；三，軍需科，這是代軍隊購辦食糧和木板等等的；

四，會計科，這是掌理黨部一切財政的。每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總務，宣傳，軍需三科的科長都由當地的小學教員們做去了，獨有會計一科，教員們竟當不來，據說因為那黨部的黨員中沒有算學教員的，於是便叫那個開設絲店的小老板李四來當科長。

李四是商界中的一個先覺者。前二年S鎮上要設立區黨部，因為人少，區分部只有二個，不能成立，有一部分黨員便去介紹親友進黨，設第三區分部。那時李四就由親友介紹在第三區分部裏做一個黨員。他的父親極力反對他進黨，說：『我們是做生意人家，為什麼要進革命黨！』李四說：『我進黨不過掛個名罷了，況且黨裏的名字也不是真名字，況且官廳也不禁止入黨的。』他嘴裏是如此說，心裏卻另一樣想法：他想素來以詩文聞名於國內的楊先生，那一個文人不捧他，他卻進革命黨了。還有那個紳董季先生，常常在縣裏做事，據說也是革命黨的黨員。他們以如此身價尚且進黨，我何苦不進呢？況且和楊先生等人在一處不是很光輝嗎？況且革命黨將來成了事；哼！但是過了不多時，寬容國民黨的軍閥，因為看見革命勢力的高漲，驚惶起來了，於是取締國民黨非常嚴厲。李四那時心裏也着急起來。掛在他父親開設的絲店裏的一張黨部

成立時他也攝在裏面的照片，雖經他父親親自代為焚燬，但是他覺得照相底片還在照相館裏不大妥當。他便去要求區黨部的常務委員去買回那張底片來消滅。常務委員笑他胆小，但被他逼不過，終於買回底片交給了他，由他親自打碎了結。消滅了照相底片之後，他對於同一區分部裏的同志說：『那張底片不打碎，倘然南京孫大帥查了出來，憑着照片通緝起來如何了得。我叫那常務委員去買回底片來時，他倒打官話，說革命黨是什麼都不怕的，就是死也不怕，一張照相底片算得什麼；哼，他要死，由他死去，難道我們真地去做革命黨，跟他去死不成，對不對？』同志們都稱讚他細心。他很滿意。但是這件消滅照相底片的大事，他除了告訴爺娘和幾位素稱莫逆的同志之外，絕不提起的。

他很恨孫大帥的取締國民黨。因為當國民黨公開之時，鎮上有什麼民衆集會時，均由國民黨員指揮的。他是國民黨員，所以逢到開會時，他胸間總是掛着一條招待員的紅綢，自由出入於會場，覺得很光榮。國民黨既被取締了，民衆集會也沒有了，他的招待員的綢片也沒有掛了。

當孫大帥的軍隊，到了一九二六年冬，一天失敗一天的時候，李四真是歡喜至極了。天天盼望孫大帥趕快下

台，天天盼望革命軍早日降臨，及至革命軍和孫軍在錢塘江兩岸爭持的時候，他嫌革命軍進展得太慢了。他看了報紙，和父親談話時，總是非常快活。說革命軍不日好要到了，孫傳芳立刻要下台了。他的父親卻仍反對他，說：『孫傳芳下台了，關你什麼事？革命黨勝利了，你有什么好處！』李四覺得父親的說話太輕蔑他了，恨恨地說道：『你看吧，革命軍到時，你看我有什么好處吧！』

一天，聽見革命軍果然到了！李四真歡喜得要發狂了，他在家裏就狂呼起口號來。他立刻去找同志，探聽黨部消息。人家說是黨部已公開辦事了，他便趕到那座破廟裏，看見區黨部裏的職員們都很忙碌，有的在招待軍官，有的在貼總理照片和遺囑，有的在寫標語，有的帶着兵士去看住宿的房屋。他到了之後，便對那常務委員毛遂自薦地說：『我來做招待員，我來做招待員！』常務對他說：『招待已有人了，現在軍隊裏要稻草，你到稻草行去定三百担來吧。』他聽見招待員已經有人做去，倒叫他去買稻草，心上很不滿意，但是當時又不便回絕常務，氣鼓鼓地去定購稻草了。回來時，合幾個素來在一處吃茶打牌的同志低低地說道：『黨部的事，凡是黨員都應該分做一點，怎麼今天連招待員都不要我做了！』

做事的人覺得事情太多了，不做事的人覺得太閒了。相反相成，於是他們開會議定分配職務了。會議結果，李四當了會計科長。他便得意了，連忙先向本地的一家印刷所印了一百張有銜頭的名片，約定當晚取貨。晚上他取了名片回到家裏，將他自己的一張名片和他從黨部裏檯子上拏來的幾張軍官名片，放在父親面前的檯上說道：

『你看，今天到了這許多長官。』

做慣商人的父親生平沒有看見過有官銜的名片，一旦看見了，自然像得着秘本一般仔細看起來了，同時嘴裏還說道：

『參謀是姓張。』他再看一張說：

『營長是姓金，

『……………，

『……………，

『S鎮國民黨會計科長是李四。』

看到李四這張名片時，李四便向他道：

『爸爸，你認識這個人嗎？』

『不認識。』

『不認識嗎？』李四說着笑起來了。

父親仰起頭來望着李四，很懷疑似的。李四拍拍自己

的胸膛說道：

『就是這個人，你認識不認識？』

『噢，你改名爲李四了，我真糊塗，從沒有問你在革命黨裏叫什麼名字……原來這個人就是你……』

『爸爸，你不是常說革命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嗎？現在你看見了革命對我有什麼好處了！』說着帶着點得意的笑，『我明天還要去接收稅務所呢。做個稅務所長，你想，有多少出息呀！』

父親覺得自己沒有見識，以前看差了革命，此刻被兒子說得竟閉口無言了，然而兒子畢竟要做稅務所長了；聽說鎮上的稅務所長一年有三四萬的收入，心裏那有不快活之理，他便帶着安慰的口氣對李四說道：

『今天你吃力了，你還是早點去睡吧。』

到了明天，大清早，李四就起身了。忽忽地吃了一點早點心，他便拏了那一百張官銜的名片去給同志们看。做科長的幾位同志覺得名片上確有印頭銜的必要，於是也都飭人去印有官銜的名片了。

這一天到了黨部開會時，（當革命軍到S鎮後，黨部原來天天開會，有時一天裏竟開三四次會的，）李四提出接收本鎮稅務所的議案，理由是以前黨部未公開時，大家

只盡義務，沒有權利；現在本鎮既在革命軍勢力之下，黨部公開，義務權利應該並行的了。但是黨部沒有錢。要有錢，只有去接收稅務所。當會議未開之前，李四早先約定他的知己同志推舉他去接收的了。然而會議的結果，對於李四的提案竟否決，據說S鎮雖在革命軍手，但全縣並未在革命軍勢力之下；S鎮的稅務隸屬於縣中，待全縣克復後再議云云。

李四對於同志否決他的提案很不滿意，不滿意了三天。後來軍隊裏不知又有什麼人，用着『團本部』的名義，寫一封信來給S鎮的黨部，說看見黨部同志的名片上，有刻着軍需科科长等等，未免過於招搖，請爲注意。李四看見這封信更加氣了，以爲這是迎送軍隊的那個常務叫軍隊寫來的，因爲只有常務的名片不刻頭銜，并且因爲素來不和他同調。其餘刻頭銜名片的科長們也不滿意那軍隊寫信來譴責他們。他們對於軍隊的來信會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許多時候之後，決定回覆軍隊一信，說所以刻印頭銜名片者，並非爲了出風頭，確爲便於軍隊過境時使喚計也。

李四做了會計科長二個月，還是個會計科長，稅務所也被旁人收去了，所以人家雖叫他革命官，他心中總還不

滿意。

不幸，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的後方搗亂起來了，國民黨便舉行清黨大運動。那運動自然也波及到S鎮上來。那個以詩文聞名的楊先生，追隨孫總理二十年左右的，到那時據說也有共產黨的嫌疑，也在皇皇通緝名單之列。其實楊先生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季，害了腦病之後，一直在西湖養病，對於黨務簡直一點也不過問，甚至連朋友私人的通信也斷絕，只是在那西子湖邊整理他知友的詩文，及至革命軍到了他的故鄉，他才欣然回來，要一看青天白日的故鄉；那一時的黨國要人都叫他出去工作，他一概置之不理，兀自回到杏花村去休養了。真是逆料不及的事情，一天剛天亮的時候，杏花村上忽然來了一艘小軍艦。村上的人看見武裝的兵士接連地上岸，都異常驚惶，以為又有什麼戰事發生了，後來聽見兵士們詢問楊先生的住宅，說要捉拿他，因為他是共產黨。村人才安心了，不特安心，而且很快活地要去看捉拿共產黨了。一剎那間，楊先生的住宅完全被兵士包圍了。楊先生一家的人都從睡夢裏驚醒轉來，聽見大隊兵士來搜捕楊先生了，個個人正在嚇得手忙腳亂的時候，兵士們已衝進內室裏來了。不僅一個軍官

發命令，許多兵士同時也齊聲呼喝：『屋中的人都站到庭中來，不准缺少一人！』老太太，奶奶，少爺，小姐，小孩子，女用人都已站立在一處了，個個人都嚇得身搖心顫。有個女僕，兩條腿抖得幾乎連身子都要倒下去了。但是在這許多人中，竟不見楊先生其人！兵士們於是到各間臥房裏去細搜，床底下，箱子裏，衣櫥中，處處都搜尋到，卻總不見楊先生。做兵士嚮導的一個村上的地痞，據說搜到楊先生的床上，覺得那棉被還是熱和和的，怎麼人會不見，很是奇怪，以為楊先生逃上屋頂去了。兵士們便爬上屋頂去查看，竟也不見。沒有法子，他們就帶了屋中的一個男子去。那個男子是楊先生的妹夫，生平不僅不幹黨國大事，就是鄉村瑣事也不要問聞的。後來過了三天，這位男人被審問一過也就放回來了。楊先生家裏的人看見姑老爺無恙回來，當然很歡喜，搜查時被地痞帶去的服飾，自然更不放在心上。

李四最初對於楊先生很為尊重，後來因為楊先生在縣中辦理黨務，非常認真，常要黨員的工作報告表等事，李四等人覺得太麻煩，便有點討厭楊先生了。後來，又看見楊先生開除幾個借國民黨來招搖的黨員，（其中一人是李四私淑的老師），他對於楊先生便極憤恨了。現在看見楊

先生被通緝了，被搜捕了，當然非常快活。他又看見縣黨部裏的一班人，甚至連那個在孫大帥時代做縣知事，如今做縣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萬里揚也怕共產嫌疑而避開了。他便趁這機會，連忙打個電報到省裏給他的私淑的老師。原來那個老師早已跟着親戚在省裏做什麼部的祕書的祕書了。過了不久，省裏的最高委員會指派C縣黨部的臨時縣執行委員了。那委員的名單中，李四的大名果然也在，是農工部長，後來農工部長的委任狀也到了。

李四心裏着實歡喜，他想想農工部長——哈哈！現在才不愧名副其實的革命官了。他把委任狀用鏡框掛起來，掛在他父親的絲店裏。但是過了一天，他覺得委任狀掛在鏡框裏不大好，便即拏下來，摺疊好了，放在皮夾裏，帶在身邊。看着熟人時，他就拏出那委任狀來，說：『你看看這是什麼！』看的人把那委任狀仔細看了一遍，仰起頭來，笑着對他說道：『恭喜——恭喜！』他還把委任狀帶到茶館裏，給同桌吃茶的人看。一桌上七八個長頭髮和短頭髮的頭擠在一處貪噉地看着，旁桌的茶客都很驚奇，也有走過來觀看的。本地的舊紳董老爺們問一個看了回來的人道：

『他們看的什麼？』

『李四做了縣黨部的農工部長了。他們在那兒看他的——張委任狀。』

紳董老爺聽了，微笑着，不作聲，重行抽他的紙烟。過了這一回，他慢慢地說道：『李四是文理也沒有弄通的……』坐在紳董對面的一個前縣參議員說道：『他做的是農工部長；農工的事情本來用不到通文理的。』紳董聽了笑。接着他們就談旁的事情了。

李四的父親看見兒子接到委任狀之後，兒子說的話雖則覺得比從前更加刺耳了，但又覺得兒子現在確確實實做了革命官了，兒子的說話或許有點道理，便由兒子隨便說什麼去，都不反對。逢到親戚到李四家裏去時，李四的母親總說起他的兒子道：『我家四少爺現在是在縣裏做官了，真忙得他要命，時常來來去去，沒有一天空了！』說完話，似乎帶着點憐愛的嘆息。

李四實在很忙碌的，時而回到鎮上，照料店務，時而又奉公進省，通常是在縣裏做革命官。他踏進了一個新鮮的集團之後——覺得從前在鎮上時自己的眼光太小了，常以為官廳是不知怎樣莊嚴神聖，不可親近的一個地方；現在自己做了革命官了，才知道官廳也不過如此，做官也不過那麼一回事。他覺悟自己從前的眼光太小，同時也覺得

鎮上的人原來極卑小的，不必顧忌，不足掛齒的。他做了三個月的革命官，學得了做官的種種訣竅，種種的眼光。

陰歷七月中旬，S鎮上例有迎神賽會之舉，非常熱鬧的；各大社廟裏，有變戲法，有西洋鏡，有打拳頭賣膏藥，有玩具攤，有日戲夜戲；鎮口的河面還有妓船。李四在沒有賽會前二天就回家了。他到茶館裏去吃茶時，委任狀雖則還帶在身邊，但是不掣出來給人看了，因為鎮上一班紳士富商以及智識階級的人物都已認識他的了。他趾高氣揚地在一班擁護革命官的絲店小夥計，黨部小同志的中間高談闊論，得意非凡。到了晚上，同伴請他到妓船裏去吃花酒，不知怎的，李四吃飽了老酒，忽和龜奴大生衝突，定要把那龜奴送往官廳究辦。後經同伴代為懇求，結果那艘妓船當夜離去S鎮才了結。

面孔吃得血紅的李四，帶着怒火的餘焰走回家去了，將近走到自己的絲店面前，看見一班少年圍着一對賣唱的男女。賣唱者唱完一首俗歌之時，那班少年爭擲銅元銀角取樂。李四從人叢裏擠過去時，因為人太多了，不知被那一個人在他腳背上踏了一腳。他和龜奴衝突的餘怒立刻又燃燒起來了。他要找那個踏他的人，一時却認不出來，他

使用足氣力擠到賣唱者的面前，不管一切，立刻提起腳來，將那唱歌者前面的一張小板桌踢倒。桌上的一盞小洋燈一把小茶壺跟着跌碎在地上了。同時他向賣唱的一對男女大聲呼叱道：『滾開！滾開！不准在這兒唱。』

當時一班純袴少年都驚呆了；賣唱者看見李四眉毛直豎，眼睛彈出，衣服漂亮，要想和他理論，卻又有點不敢！只是狠可憐地要哭出來的神氣。一個做染坊工人的倒很勇敢，突然指着李四喝道：『你是什麼人！這樣橫行霸道！你要他們不在這兒唱，也可以好好兒和他們說的，怎麼不問情形，把茶壺洋燈桌子一齊踢翻了。』李四拍拍胸膛說道：『我叫李四！你這個畜生認得我嗎！』

那個工人要動武了，旁觀的少年們這時煽動著喊道：『打！打！打！』李四面孔鉄青，叫道：『你們敢打嗎？我把你們都送到官廳裏去重辦！』

這時李四絲店裏的人以及隣舍們聽見了吵鬧都出來觀看，一看是李四被包圍着了，便都來解勸。那個工人和少年們這時知道李四是一個革命官了，不好惹的，他們的呼聲也靜了，伸起的臂膊也放下了，有幾個索性避開一邊了。李四向羣衆看了一眼，冷笑一聲，走回自己的絲店裏去了。

有一天，李四絲店對隣的一家南貨店的挑水夫，挑了兩桶滿滿的水，不知怎的走到店門口，左腳恰巧踏在一塊西瓜皮上，一滑身體跌倒了，兩桶水完全潑出，潑得李四絲店的階沿上盡是水。恰好這時李四在自己店裏吃完一方西瓜，一張西瓜皮又向店外街上一丟。那個挑水夫從地上立起來，正在有苦無訴處，憤怒非凡的時候，看見李四從店裏拋出西瓜皮來，便向李四說道：『總算你們有西瓜吃，瓜皮拋到街上來害人跌交！害人精，瓜皮再不要拋出來了。』李四聽了挑水夫的說話，立刻就跳出店外來，罵道：『你這個什麼東西！你自不小心跌了一交，倒要怪我們的西瓜皮，真正是個渾蛋！我們階沿上的水，替我們抹乾淨了再說！』

那個挑水夫不睬他，挑了水桶要走了。李四連忙趕過來，將挑水夫身上的青布衫在胸口一把拉住，罵道：『你這畜生，不去揩乾淨階沿上的水一定送你到衙門裏去！』南貨店裏的夥計都出來相勸，並且叱罵那個挑水夫。但是李四不賣情面，定要揩抹了階沿才罷休。挑水夫知道李四是個革命官，沒奈何只好去拏抹布來抹階沿。挑水夫在抹階沿了，李四卻還要罵他幾句狗賊和賊種。挑水夫意識到自己的卑鄙，絕不能和大人老爺相對答的，便忍氣吞聲地靜

默着。

李四在S鎮上是如此這般地使人嘆服而成為新大人了。人家婚姻喪葬時送他的通知單的封套上都寫着『李大』。和李四同業的人因為羨慕他，由羨慕他而有點怨恨他，便到處宣傳他如何如何的作威作福，並且謠言他弄到一筆錢要造新房子了。

李四的確要造房子了，因為他覺得店家房子不像做官人住的，所以要造一所有廳堂的房子。但是造房子的錢，他的父親說的確是李四自己的。

泥水匠和木匠都在造李四的新房屋了，李四常常來督工。要知道內地的泥水匠木匠和上海的大不相同。他們的做工一點也不緊張，除了吃中飯吃去了一小時多的光陰之外，他們還要休息三四次抽旱煙，每次三四十分鐘。實際上，他們一天的工作做不到六小時，這已是成為習慣的了。但是在李四眼中卻看不慣，罵他們懶惰。木匠拏了一點從木板上刨下來的木花，被李四看見了，立刻把那木匠拖住，叫他小賊。泥水匠和木匠每天的酒錢，又很少，不照平常人家所給的數目。因此他們對於李四有點不滿。但是他們也知道李四是一個革命官，所以當李四的面前，他們也都靜默着。

自S鎮到縣城，自縣城回到S鎮，李四很忙迫地太太平平做他的革命官。將近陰歷年關時，他暫時拋開了公事，又叫鎮上來了。因為絲店的帳目，上一年收得不好，今年他要親自去收，決定舊帳新欠一齊都收到了才罷休。

他雇了一艘民船到S鎮四鄉去收帳了。鄉人因為本年手工業的絲織品沒有銷場，製品的價值連本錢也得不到，都陷於破產的境遇，請求李四寬大一點，今年先還一半，明年再還一半。這是已知道李四做了革命官，才肯如此歸還，換了旁人來，他們簡直不還的了。然而李四今番以革命官的身分而親自來收帳是具有決心的，就是非把舊帳新欠一齊收清不可。他所以很爽快地對鄉人說：『去年的今年的帳目都要還清，缺一個錢的邊，就要請你們去進衙門，沒有多講的。』鄉人實在沒有錢，李四就揀鄉人值錢的東西掣去。在姓金的一家，他收了四元和一石米去；在姓田的一家，收了一元的鈔票兩張，十個雙角，四十八個銅元；姓朱的一家，舊帳計兩元，只收得現金一元，他看見枱上有一把旋螺絲釘的鉗子倒值一元多，他就掣這鉗子去作抵。李四一家一家去收帳時，或用嚴厲的言語，或用農工部長的名義，常用的是『送衙門重辦』一句話，果然帳目收得很好。後來，走到一個寡婦的家裏，收一塊錢的舊

帳。那個寡婦說：『欠人家的新帳尙且還不起，不要說舊帳了。請李少爺一塊錢的舊帳寬免了吧。』李四不答應，說要送官。那個寡婦倒說：『送官，最好也沒有了，我正沒有飯吃，送進衙門倒有飯吃了，……照理，李少爺，你既做了大官了，也應該寬宏大量一點，一塊錢的舊帳也要收，未免不像做大官的人了。』李四聽了，不禁怒火中燒，罵道：『放屁！做官是做官，收帳是收帳；你要賴債嗎？……我要請你吃手槍！』說時，將那手中的鐵鉗揮了一揮。那個寡婦當作李四真用手槍了，便嚇得立刻跪下來，哭着哀求道：『李少爺！手槍勿要放！手槍勿要放！一塊錢就還，立刻還，請你等一等，我去借錢來還你，李少爺，手槍勿要放！』

李四便喝道：『那末趕快去掣錢來！』他心中卻在好笑寡婦的無用。寡婦哭著到隣舍人家去借錢了。

正在那時候，有幾個販賣私鹽的漢子在村上賣私鹽。買鹽的人男男女女在那兒擠成一大堆，看見寡婦大聲哭着跑過來，他們都很奇怪。有人便去問那個寡婦為什麼這樣哭泣。她便把李四收帳如何要用手槍等情說了一遍。她說完話，趕快去借錢來還李四了。聽了寡婦的一番話，大家却批評李四的收帳太兇了，說道：『他家裏既有錢，又做

了大官，收帳還要用手槍，實在太不應該！『有個胆小的老太婆爲那販私鹽的人也担起憂來，對那幾個漢子說：『你們販私鹽的，不要被那官老爺看見了，捉到衙門裏去，現在還是避一避的好。』』

一個漢子笑着說道：『哈哈，他不怕我們，已是好了，難道我們倒要去怕他！他真有錢做官的嗎？……倒要請他來見見我們呢。』說完話，向其餘兩個同伴做一個眉眼。

李四已收到寡婦的錢，喜洋洋地回到船裏去了。販私鹽的漢子看見李四走過了，忽然他們也停止賣買，回到他們的船中去了。

李四的船搖在前，販私鹽的船跟在後面。到了一條荒涼的小港裏，一個販私鹽的漢子立到自己船頭上來，喝李四的船夫停船，同時擎著一枝槍對着船夫。李四的船停了。李四驚奇着從船艙的玻璃窗裏探望的時候，販私鹽的幾個漢子已踏進他的船裏來了，將他强行抬到他們的船裏去，同時向李四的船夫說道：『你們回去，對這個人的家裏說，用一萬塊錢來贖取，接洽的地點是在……的破廟裏。』

原來那販私鹽的漢子是綁票匪，現在他們綁了李四去

了。

李四的船夫眼見李四被綁匪載着去了，也沒有法想，只有搖回S鎮去報告。

李四的一家人，一聽到李四被綁去了，大家都哭了起來，尤其是李四的妻子哭得幾乎不要性命了。李四的父親哭了一回之後，發起怒來，說道：『我叫他不要革命，他偏要革命，革命！革命！算做革命官了，現在索性做到被強盜綁去了！』

李四的妻子逼著李四的父親當日就派人去贖李四回來，父親恨恨地答道：『那裏有這許多錢……』

李四妻子走回房裏去拿出一付金手鐲來，哭着說道：

『這是他做了官之後去兌來給我的，現在去變賣了吧……』

父親擎着手鐲向桌上一摔，說道：『這值多少錢！夠去贖嗎？』

一家的人哭着吵着，亂鬧鬧鬧成一堆。

聽見李四被綁的消息，親戚們也都來了。他們安慰李四的一家人，同時說明哭吵是無濟於事的，還是大家來想個辦法。親戚們中有個李四的舅父，素稱幹練的，綽號叫落頭胚，因爲他姓陸，並且在頭頸裏生過一個落頭疽。這

時落頭坯開口說話了：

『綁匪討價一萬元，總有個還價的；且派人去接洽一次看，如果一千塊錢可以贖回，譬如四少爺今年不做官。』

李四的父親還是很憤恨地說：『一千塊錢！弄到一個革命官已是千難萬難，況且做官做到現在恐怕還沒有一千塊錢的收入呢。』

這時便有人主張去報官偵緝。落頭坯連忙說：『報不得！報不得！報了官或許倒有性命之憂。』李四的母親和他的妻子，聽了落頭坯的說話，也極力反對報官。

他們亂鬧鬧討論了一個晚上，終於決定先去和綁匪接洽。接洽的人就是李四的舅父落頭坯。

S鎮是一個小地方，些小的新聞立刻會傳佈全鎮的。現在像李四被綁那樣重大的消息，自然當晚就傳開去了。茶館裏茶客所講的是李四的被綁，酒店裏酒客所談的也是李四的被綁，甚至小姐少奶奶的閨房裏所驚異的，也是李四的被綁。富商們聽見這個新聞，甚至整理行李，想搬往上海去居住，但是他們後來一想，上海綁匪更多，終於仍住在鎮上，沒有搬家。素來和李四不大對的人以及李四的隣舍倒很歡喜說道：『李四惡貫滿盈，理應綁去的。』地

痞流氓聽見這個新聞，說道：『我們也去綁一兩個有錢的人來，倒也可發一注大財。』

過了兩天，上海報紙的內地通信員也把李四被綁的新聞發表了。C縣全鎮的人都知道縣黨部的農工部長被綁了。

李四被綁票匪關在一座破廟的一間破屋裏。門窗闔得緊緊的，屋中非常陰暗，中間，神龕裏間是一個紅面孔三隻眼的火神像。火神的鬚鬚和衣衫的彩色雖都已剝落，但那三隻眼睛卻還是兇狠很地炯炯有光。當李四被關入這間屋子裏時，已是晚上了，他一看見那神像不禁心驚肉跳起來，假使沒有那兩個綁匪嚴厲地看守他，他一定要嚇得逃到遠處去。

強盜供給李四的飯菜，倒是大魚和燒肉，李四卻覺得小菜燒得無味，并且心裏憂鬱，所以什麼都吃不進肚裏去。臨睡時，強盜倒還克己，只有一條棉被鋪給李四蓋了。他們是預備睡在稻草中間。

那二個綁匪先互相約定，一個睡上半夜，下半夜做看守人，一個睡下半夜，上半夜做看守人。

李四睡在稻草上，總也睡不去，到後半夜時，陰風颯

瘋的，彷彿那個火神要走下來的樣子，他恐怖得很，連忙把棉被蓋瞞了頭，睜開着的眼睛，看見一圈圈的幻光，在他眼前轉動，接著聽見一個綁匪劃着一根火柴吸紙烟的聲音，心上才再安穩一點。但是他又想到家中的人了，想他的妻子不知怎樣的驚駭，父母不知怎樣的憂怨，接着他又幻像出家中人種種淒惶的情形，到後來，他輕輕地痛哭。哭了好一回，莫明其妙地他居然睡去了。及至醒時，那兩個強盜都已起身在談天了。門縫裏已鑽進許多條的陽光來。他就穿衣起身。一個綁匪出去熬粥來給他吃，他吃了一碗。綁匪請他吸紙烟，他就吸紙烟。綁匪要和他講話，他不敢不睬他們，極簡單地回答一兩句。綁匪知道他是恐懼而又悲哀，也不要和他談話了。他們倆自己談論他們的鹽價可以增加的問題了。

李四坐在一張板櫬上靜默地思想起來。他自己心中解釋他被綁的原因，同時也抱怨着自己：第一很少的帳目，何必如此不顧恤窮人，定要自己來親手收清，如果叫旁人來收，也不會遇見綁匪了。第二，做了官，自己太招搖了，否則人家如何會知道我是做官的呢。想到最後，便嘆了幾口氣，眼睛裏也不由己地水汪汪地要滴出眼淚來。他在手裏弄着他自己的西式絨帽，帽上還釘着一個孫總理像

的徽章。他的眼睛偶然注視到總理的遺像上了，看見總理彷彿對他也流淚。他非常地懊悔，覺得對不起總理，對不起自己；自己的被綁是應當的，是果報。他把自己在這一年裏所做的事情一件件仔細回想，終於禁不住哭了，痛哭了。那兩個看守着他的綁匪當他是因為恐懼而哭泣，便安慰他說道，「李先生，你不必恐懼，也不必傷心，你們家裏已有人來接洽了。贖價議定後，你就可平平安安回去的。」

李四卻仍舊哭泣。等到吃午飯時，才不哭，下午，他還是悔恨異常，鬱鬱不樂。

到了夜間，他還是嘆息，哀哭，悔恨，後來忽然看見火神竟走下地來了，額中央的一隻眼睛裏射出火花來，大聲地叱罵他的行為不端，欺詐人民；他的新造的房屋要逢到火災，同時又拿出一本天書來給他看，天書上寫着四個大字道：『報應不爽』。接着又看見許多牛鬼蛇神要來拖他了，他滿身冷汗地驚醒轉來，原來是一個幻夢。但他心裏還是異常的恐懼。他簡直想逃出這間屋子去，可恨那個看守的綁匪還是兀坐着，抽着紙烟，無從逃逸。這一夜，從夢裏醒來後，直至天明，他完全沒有睡去。

接連的兩天兩夜，他痛責自己，他怨恨自己，他懊悔

自己的一切行爲。他哭泣，他嘆息。他覺得最對不起孫總理，他是把孫總理賣了！有時他竟願家裏的人不來贖他，誣綁匪把他殺死，而且殺得愈慘酷愈好。他又屢次決心此後要刷新他自己。

李四被關在破廟裏已經是第六天了。那天晚上，綁匪的首領帶着兩個綁匪擎着酒菜和燈燭進來了。破屋子裏頓時輝煌起來。那個紅面孔三隻眼的火神，彷彿在臉上重行塗上了新鮮的色彩，炯炯的眼光注射着李四和綁匪們。大家靜默着，搬抬搬檯，一會兒，檯子上已放滿大碗的酒大碗的菜了。李四只是眼睜睜地對着他們看。一切都完備了，那個首領才開口說道：『李先生，明天我們要分別了，今天特地辦了酒菜餞送你。把你關在這兒五六天，實在對不起得很。』李四心裏明白價目議定了，明天可以脫出匪窟，但是他還是靜默着，一聲也不響。

衆人都已坐下了，那首領重行說話道：『大家來喝酒吧！』

綁匪們便都喝酒吃菜，很是快活。李四卻鬱鬱不樂，不喝酒。首領便對他說道：

『李先生，你現在也不必再憂傷了。我們只取你二千五百塊大洋。二千五百塊錢，這個數目，說小固然不小，

說大也未必大。李先生，你要知道，我們弟兄共有八百多人，二千五百元大家分一分，每人只淨到手兩塊錢左右。我們假使有事情做，有飯吃，那裏肯不顧自己性命來做強盜的，你想？性命是大家要的，只是性命的價目不同罷了。我們的性命，每條只值兩塊錢，你的性命便值二千五百元了。』

首領說到這裏，喝了一大口酒，吃了一點菜，再說道：

『李先生，在你損失二千五百元，算得什麼一回事！你是做大官的，要錢是容易得很，只要你開口，今天八千，明天一萬。二千五百元真算得什麼一回事呢！喝酒吧！喝酒吧！』

強盜們都喝酒了，李四仍不喝，只吃了一小塊的魚肉。一個看守他的強盜說道：『李先生，二千五百塊錢，在你真算得什麼！你做了半年多官，房子都造起來了；今番你回去，再多括一點錢，十個二千五百元都不止！』

李四聽了強盜這種說話，心上痛起來了，眼睛裏不禁流出眼淚來。強盜便笑着對他說道：

『你明天要回去了，還要哭他做什麼！我們想不到像你這種做大官的人，也會流出眼淚來的！哈哈，喝酒！